



PHOTO: 高鹏

万方数据

CAMP

背叛坎普

王柳



陈冠中在今年第四期的《万象》上，写了一篇《坎普·垃圾·刻奇——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》。据说这是“很久没有见到过的有趣的文章”。据说之前的几个月，正好苏珊·桑塔格的《反对阐释》在国内热读，因为其中的《坎普札记》(Notes of Camp)，使她在1960年代一举成名。所以我读《反对阐释》的时候，首先看的就是《坎普札记》。说实话，我没有看懂，因为其中的大部分引用的CAMP作品，我都没有读过。后来才看的陈冠中，看到“北京长安街上和往机场路上的一些单位的巨型建筑，如绿色小屋顶的国旅大厦”这句，终于似乎明白，哦，原来这就是CAMP。后来，又翻到“Kitsch (刻奇)”这页，“刻奇”是生日贺卡、手机铃声音乐、快餐厅、旋转寿司、金曲合辑、老外穿唐装旗袍、胸前的领袖章、脸上洋溢的幸福神情、一幢洋房两部车的中产形象……哦，原来这就是Kitsch，嘿嘿，9月28日的中秋节VS十一黄金周又要来临啦。

CAMP：“古有关云长全神贯注下象棋刮骨疗毒，今有我零零漆聚精会神看A片挖骨弹弹头。

Kitsch：未来的世界就在我的手里，在我一们一的手里！

人人都说拉萨好。

做女人累，做名女人更累，做成功的名女人最累。

我就喜欢！

CAMP：非常卖力的、戏剧化的、夸张的，走样的，让严肃者和殚精竭虑者有点儿无所适从的。

Kitsch：让人相信的，让人宽慰的，让人鼓起勇气迎接新的一天以及新的一天的朝阳的。

CAMP：总是达不到目的，略有闪失，未尽其功。

Kitsch：可以一定程度的达到目的，到达不假思索的浪漫。

虽然CAMP和Kitsch各自有鲜明特征，但是要想用媚雅和媚俗将CAMP和Kitsch严格地分开，是不容易的，用王尔德的话来说：“给一个人戴上面具，他就会对你说实话。”而现在的事物，是不止带一个面具的。不是说1960年代比2046年单纯，而是像桑塔格那么严肃的知识分子，如果活在本地，也许会被CAMP的。所以我放弃做这道选择题。如果硬要我选择的话，我只好选择TO CAMP，如果要给这个选择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昨天。

广州

CAMP CAMP地·牙佬佬

— TO CAMP和DO YEAH.

假设市政工程请人在市中心仿古罗马广场周围雕刻6只小天使，假设雕刻小天使的美工叫陈兴发，人称阿发。阿发是勤奋好学的人，像齐白石业余时间画瓜类一样，业余时间研究文艺复兴。他在6折书店的《世界名画欣赏》中记住了拉斐尔这个名字，从此《西斯庭圣母》就成了他的座右铭。现在，每逢节假日，饲养员便从笼中放出几百只白鸽，其中的几只驻留的地方，就是陈兴发的小天使的头部和胳膊。虽然没有人记住阿发的名字，但是他感到非常满足，他积累了十年的心血，甚至送了鲍鱼给包工头，才终于获得这样一次机会。因为长时间的仰头，阿发还不幸患上了永久性落枕。在秋风飒飒中，他不断打尿震，为的是能够多一秒种时间，继续打磨小天使的一根发丝。过了十年，阿发死在天使脚下。可气的是，仿古罗马广场上要建超市，小天使沦落废墟，竟然有人将它拣走，拼好，沾好，放在华丽的、有雕花栅栏的花园里，旁边配一垛修剪成贵妇狗的植物。这种人，被称为to camp的人。to camp在《坎普札记》的原文中，指的是“做坎普”，即明明知道这样做是很坎普的，但是还要故意做出来。做坎普的人，是“坏坏的”，自嘲比别人知道多一点点，而嘲讽那些不知道的人。

做爱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，粤语里比较to camp的说法是do yeah，它来源专供“生理生”看的色情电影中的“oh yeah”。对性爱有较高要求，追求个性，而不屑于这种商业叫春的人士，喜欢用do yeah来替代传统称谓中的严肃和刻板，以显示自己并非总是在床上，或者床的正中央摆好姿势。越是貌似正统的教授，越是使用do yeah，而不是“做爱、同房、房事”等词，越能显示他to camp的用心。

二 记忆碎片之五星级厕所

很高兴苏珊·桑塔格带来“camp”这种新感受力,而且过去四十多年,它仍然那么青春脆稚。

在我的广州记忆中,要说最难忘的,过了这么多年回想起来,仍旧像camp这个概念一样,那么青春脆稚的建筑物,是现在已经被拆掉的一座五星级厕所。当年,这座五星级厕所座落在泥林屎影,水浑无沙的城乡结合地带。如果有人跳珠江,五星级厕所旁的小河就是他最终被人发现的地方,因为那里的河水通常不再流动。人们都亲昵地叫这条小河“大臭”。当时的五星级厕所,顶上镶着5颗彩色星星,用的是一等瓷砖,共有若干层,据说还有化妆室和沐浴室,别的厕所收费2角钱,那家则收1块钱。这个价值不菲的厕所旁边曾经最有名的宣传标语是“一年一小变,两年一大变。”厕所拐弯右转拾阶而上,是几家曾经非常著名的另类酒吧,以实验戏剧著名的水边吧,以地下摇滚著名的沙漠吧,和以文化人聚称的七星吧等等。那些年,华灯初上,五星级厕所门口,衣香鬓影,人头攒动,为的是夜露未尽的等待。对于不熟路、摸黑而至的飞机情人来说,五颗星曾经是多么耀眼的标识,五颗星下,又曾经上演过多少理还乱,扯不断的爱情故事啊!这栋代表着一种由 Kitsch 引发的 camp 建筑,为什么被拆掉?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,是一个难解的迷。但是我想正如它的初衷是要建立一种全新的、高尚的、符合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标准的如厕文化一样,它的初衷,也应该和此有关,现在那里是一块集东西园林艺术于一体的绿化地带。类似这样的绿化地带,在珠三角显而易见。

广州算是市民化的城市,但是谁说 NAT KING COLE 的歌不好听?谁说张曼玉的旗袍不好看?粗糙是不合时宜的。沙面的百叶窗、非洲木雕、墙上挂毯, TAKE FINE 的爵士乐, Wind Flower BAR 的紫色花房和酒瓶灯罩,墨西哥餐厅土著人墙画配鼓风机焰火。衣服要烫平,要皱也要皱成三宅一生的褶子。如果咖啡是散文,那茶就是诗。陈冠中先生说,中国是 camp 大国,确是有一定的道理啊。

三 新治区心野区

“白天看起来一栋很朴素的红砖小楼,一入夜便会散发一种特殊的魔力,现正狂受年轻一族的追捧。上个周末晚上12点的时候门口停的车已经排到了前面几十米处公交的车站。里面就真得像蔡依琳唱的“你和我的距离只差零点几毫米”,尤其是在那个拥挤的小“舞池”里,可别想放开了跳呢,但也有喜欢这种的,因为只要一动,前后左右撞到的都是美女啊!还有值得一提的,高高在上的DJ里居然有一个爆炸头美女,看上去就让人“兴奋”哦!”这段网文出自广州市中山三路2号的一间叫“新治区”的酒吧。新治区是黑夜里闪闪发亮的萤火虫,也是蒲吧族心目中永远的“猪肉佬。”哦,原谅我这么说:

“小女本住在,大学城西边,家中有书又有碟,生活乐无边,谁知那新治区,垂下猪红珠帘,金色帐幔夜无眠,占我GRE又托福时间,我爷爷跟踪来,反被蜘蛛精扇一脸,我奶奶怨它抢占我心田,反被它诱进小舞池,跳完HIP HOP 又桑巴,跳了一百遍,一百遍。最后飞行于不锈钢玻璃楼梯间。小女身壮健,残命得留全,可怜爷爷他魂魄飞,要做少年郎,投胎转世间,为奴自作贱,一边勤读书,一边把心敛,发誓功名显,再去中山三,从此瑶池劲乐伴身边。”

新治区之所以能成为心野区,我想以下几种元素是必备的:

没有人游泳的游泳池

明式太师椅

仿龙床式的又宽又长的椅子

“阿弥陀佛”的牌匾和云烟

妖女魔幻之地库

不锈钢玻璃楼梯

金色薄纱帐幔

猪红珠帘

欧洲宫廷式的豪华沙发

民国的古老板板

拜占廷的玻璃窗

另外,新治区之所以成为心野区,是因为它实在是camp得不行了。海德格尔说“人要诗意地栖居”。有什么比在1948年的老房子里,又跳舞又唱歌,又难眠,更有诗意的事情呢?

四 例外的 camp

camp并不总是让人哭笑不得的,它也有例外的时候。比如王尔德出狱后穿的衣服——即使住在巴黎的一家廉价旅馆,他还是那么一丝不苟,爱美到死。比如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的化妆。比如在电影《下一站天后》中徐徐降落下来的蔡卓妍。比如黄耀明化着浓妆扮演的天使……当“camp”是以一种风格表达出来的世界观——一种特别的风格,对夸张之物的热爱,对非本来的热爱,对处于非本身状态的事物的热爱”时,camp是让人感动的。难道有人会友谊剧院的一场国际级的芭蕾舞团表演完全无动于衷吗?尤其是当她们把脚伸向头部时的优美弧度?简约主义设计师厌烦女人的流苏和身上的一百根羽毛,这是因为他们过分地把身体功能化了。如果他们看过上好的camp,广州最有名的时装设计师马可创立的品牌“例外”,为朱哲琴世纪初的一场演唱会做的服装,或者会改变观念。当然,对没有想象力,完全不camp,也不to camp的人而言,那类服装是乔达摩·悉达多刚当上寺庙总管时穿的衣服,是《大话西游》里牛魔王妹妹的嫁装,是《第五元素》里的太空服,是有点让人怕怕的“黑寡妇”……(啊,请再次原谅我。)

注解

CAMP CAMP地:1980年代的香港,CAMP这感觉通过《号外》开始渗入文艺圈,周润发不知道从哪里听到这个词,在他主演的一出喜剧片里加进一句对白:“CAMP CAMP地”,但他指的是阴阳怪气,暗示同性恋,自此,“CAMP CAMP地”变成时髦的词。——《坎普·垃圾·刻奇——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》

牙佬佬:粤语中口水多过茶的意思。

北京 建筑

陈幻

国家大剧院

在天安门附近出现了一堆不仅和中轴线左右的建筑、甚至和全北京的建筑风格都极为不同的东西。这个全貌仍危险的停留在设计图纸上的国家大剧院,若能幸运地赶在建筑界群起而哄之之前竣工的话,恐怕就是全北京最CAMP的东西了。为了让该剧院更象一颗落在长安街上的大“水滴”,安德鲁(是创造这个CAMP奇迹的主角)设计师,主张用高额的费用搭建一个华而不实的蛋型盖子,观众席挖地三尺深入地下,周围被5吨的水包围,为了让人有恍若进入水族馆般的视听感觉(要不要在里面搭桥好象安德鲁正在考虑中)……形式超级的大于内容,甚至大于安全、实用。简直就是个外国人站在全中国最肃穆的地方,为大家展示了一次他的梦境。若CAMP的核心之一是“非本来”,那这张设计图纸真是充满了对一个剧院“本来”的背离。正常的剧院,应该几乎只是间适合随时跑出去的大屋子。安氏的设计令一次简单的音乐会泡在了昂贵的水里、并具有上了一定的危险系数。这都是我们需要为那个巨大的“水滴”和蛋付出的代价。

后海

如今的后海,如一个原本就中等姿色的老女人,又乱戴了些街边地摊儿买来的廉价首饰,确实叮当乱响。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去后海享受“自然风光”或是“人文气息”,我觉得都不恰当。难道那些蜂拥过去的文化中人,判断不出这里的可笑之处?也许大家正是为了那点“不协调、吊儿郎当”吸引而去,一种“模糊”的原因。